

顧太清詞校箋

■ [清]顧太清 著 胥洪泉 校箋

版集團 巴蜀書社



顧太清詞校箋

己丑十月市道敬異



胥洪泉 校箋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顧太清詞校箋/[清]顧太清著,胥洪泉校箋.一成都:巴蜀書社,2010.12

ISBN 978-7-80752-694-0

I. ①顧… II. ①顧…②胥… III. ①顧太清(1799~1877)
一詞(文學)—注釋 IV. I222.8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186438號

顧太清詞校箋

GUTAIQING CI JIAOJIAN

[清]顧太清 著 胥洪泉 校箋

-
- 責任編輯 王 雷
封面設計 張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翔川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張 16.75
插 頁 1
字 數 390千
書 號 ISBN 978-7-80752-694-0
定 價 38.00圓
-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前言

顧太清（一七九九—一八七七）是清代第一女詞人，王國維謂「李易安以後，一人而已」。在滿族詞人中，她與納蘭性德齊名，有「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之稱。

一

顧太清，本姓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祖父鄂昌，係雍正朝權臣鄂爾泰之侄子，官至甘肅巡撫。乾隆年間因受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文字獄牽連而被賜自盡，家產籍沒，家道因此中落。鄂昌的兒子鄂實峰成為罪人之後，以遊幕為生，娶香山富察氏女，生一子二女：長子鄂少峰，長女西林春，次女西林旭。

西林春，字梅仙，又字子春，道號太清，晚年號雲槎外史。生於嘉慶四年（一七九九）正月初五，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二十六歲嫁給貝勒奕繪為側室，因是罪人之後，不合宗人府的規定，纔假託榮王府護衛顧文星之女呈報，改名顧太清。所以「西林春」纔是顧太清的本名，其常自署為「西林春」、「西林太清春」、「太清春」等。然而「顧太清」之名在學界流傳最久，為人熟知，所以本書也仍用「顧太清」這箇名字。

顧太清早年可能跟隨父親遊幕到過東南、江南一帶。大約七歲去過廣東。她三十七歲時寫的《暗香·謝雲姜妹畫梅團扇》云：「南國，夜月寂。記庾嶺五湖，千樹堆積。少年歷處，卅載相思夢魂憶。」庾嶺，即大庾嶺，在廣東境內，以產梅著稱。大約十一歲到過東南的福建。她三十八歲時寫的《定風波·謝雲姜妹贈蜜漬荔枝有感》云：「二十七年風景變，曾見，連林閩海野人家。」閩海，泛指福建和海南等沿海一帶。可能在十二歲時到過江南。她三十八歲時寫的《清平樂》序云：「二月十日，金夫人惠薺薑菜，予不食此味廿六年矣。」詞云：「三十六陂芳草路，尚記昔年遊處。……好是江南二月，者般滋味香清。」齊燕銘考證云：「薺薑俗名金花菜，上海人謂之草頭，江南甚多。五四時代以前，京中絕無此物。」（見《一氓題跋》附齊氏《西泠印社本〈東海漁歌〉跋》）同是三十八歲時作的《續讀石畫詩十八首同夫子作》之二云：「猶記嚴江兩度遊，一逢三月一深秋。」嚴江，即浙江流經富陽、桐廬境內的一段。相傳漢代嚴子陵耕釣於此，故稱嚴江，又因附近有富春山，又叫富春江。她的《社中課題》詩云：「十月乍傳春信早，孤山有夢路迢迢。」詩末自注：「憶西湖早梅。」可見她還到過杭州。

顧太清的丈夫奕繪，字子章，道號太素，又號幻園居士、妙蓮居士，是乾隆皇帝的曾孫。乾隆第五

子永琪封榮純親王，永琪的兒子綿億降襲榮恪郡王，奕繪就是綿億的兒子，封多羅貝勒。奕繪生於嘉慶四年（一七九九）正月十六日，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十五歲時娶副都統福勒洪阿之女妙華（名靄仙，姓賀舍里氏）為妻。妙華長奕繪一歲，端靜婉淑，善文學，夫婦二人作詩論文，琴瑟和諧。奕繪曾把他的詩集《妙蓮集》和妙華的詩集《妙華集》合在一起，編成《妙蓮華集》。

據顧太清的後人金啟琮先生所著《顧太清與海淀》記載，顧太清與奕繪很早就相識，二人是從詩詞唱和到戀愛結婚的。鄂實峰一家與榮王府是老親。榮親王永琪（一七四一—一七六六）的正福晉西林覺羅氏，是鄂爾泰第三子四川總督鄂弼之女，鄂弼和鄂實峰之父鄂昌是親叔伯兄弟。鄂實峰雖為罪人之後，但家學不斷，子女都讀書，都有學問。特別是顧太清，聰明靈慧，才華卓絕，擅詩工詞，能畫善琴，因此受到文學氛圍濃厚的榮王府的看重。榮王府曾請顧太清做家庭教師，輔導府中的格格學習文學並寫詩作文。風流文采的奕繪就是在這時認識了顧太清，二人由詩詞唱和而相互傾慕，由相互傾慕而成為伉儷。他們相慕、相愛時間很長，不祇三四年。奕繪青年時期的詞集名《寫春精舍詞》，所謂「寫春」，實含有描寫西林春之意，因為榮王府中並沒有「寫春精舍」這樣一處具體的房舍。詞集中有詞描寫了奕繪眼中嬌美的太清形象，如《綺羅香》所云「綠顫銀蟲，紅移繡鳳，猶記那人嬌小。瘦削身量，容下春愁多少」；也有詞描寫了兩人的詩詞傳情，如《綺羅香》所說「新詩溫李格調。寫在衍波箋上，簽兒封好。蜜意蜂情，埋怨不來青鳥」，《羅敷媚》所說「冷金箋紙湘妃竹，一十三行，寫上吟章，雙款分明啞謎藏」，還有詞描寫了他們的相會私情，如《念奴嬌》所云「十分憐愛，帶七分羞澀，三分猶

豫。彤管瓊琚留信物，難說無憑無據。眼角傳言，眉頭寄恨，約略花間遇。見人佯避，背人攜手私語。

顧太清嫁給奕繪為側室時已經二十六歲，這之前應該結過婚。金啟孫的《顧太清與海淀》云：「此前曾否結過婚，家中沒有傳說，祇是生活十分困苦。」文廷式《琴風餘譚》記載：「滿洲女史顧太清者，為尚書顧八代之曾孫女，初適副貢生某，為鄂文端公之後。夫死後，復為貝勒奕繪之側室。」金啟孫謂此記載「錯誤百出」：「太清不是顧八代後人。嫁貢生某是鄂爾泰之後人，等於自家適自家。夫死後為貝勒奕繪側室為訛傳……」他還指出：「清末民初內務府大臣耆齡，居住東四馬大人胡同，與余家（大佛寺北分芸公府）鄰近，出重價購余家文物。……又造流言太清先曾適其本家某，夫死纔歸奕繪。這箇傳說實套自文廷式記載而來。」然而黃仕忠先生的《顧太清的戲曲創作與其早年經歷》（載《文學遺產》二〇〇六年第六期）一文，根據新發現的顧太清戲曲稿本《桃園記》、《梅花引》，與奕繪早期詞作及相關史料相印證，認為「文氏清楚指出太清曾嫁副貢生某，夫死後嫁給奕繪，卻不可能是無中生有的」；「耆齡家族有此說相傳，必來自家族內部，而不可能反從外人附會，誣人祖宗」；「太清曾有婚史，有內證及外證為據，可以成為定論」。

顧太清和奕繪婚後住在北京宣武門內太平湖榮王府的天遊閣，兩人感情很好，正室妙華夫人也能善待太清。夫婦共同出遊，詩詞唱和，共賞金石書畫，留下許多佳篇。因此有人稱他們「閨房韻事，堪媲趙管」（曼殊啟功《書太清事》），把他們比之為趙孟頫和管夫人，也有人把他們比作趙明誠與李清照。這也可從他們兩人的字、號、詩集名、詞集名看出。「梅仙」之字，應是太清嫁給奕繪後纔取的，因為

奕繪正室妙華字霽仙，顯然是排妙華所取之字（太清之妹字霞仙，也是隨其梅仙而取字），「子春」之字，「太清」之號，是配奕繪「子章」之字，「太素」之號而取的。太清的詞集名《東海漁歌》，是對奕繪的詞集《南谷樵唱》的；太清的總集曰《天遊閣集》（包括詩集七卷、詞集六卷），也是對奕繪的總集《明善堂集》的。此外，顧太清還創作有小說《紅樓夢影》和戲曲《桃園記》、《梅花引》等。

顧太清與奕繪婚後生有三子二女。長子載釗生於道光五年（一八二五）七月。長女載通生於道光七年（一八二七）七月。次女載道大約生於道光十年（一八三〇）。次子載初生於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六月。三子載同生於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正月，不滿周歲因痘症而夭折。

顧太清和奕繪伉儷情深，特別是道光十年（一八三〇）七月正室妙華夫人去世後，奕繪沒有再娶，也沒有另立側室，太清攝行了正室的一切事務，兩人的詩詞酬唱也多起來。然而，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七月初七奕繪突然病逝，打破了太清的美滿生活。接踵而至的是太清被迫搬出榮王府，其詩《七月七日先夫子棄世，十月二十八奉堂上命，攜劍、初兩兒，叔文、以文兩女移居邸外，無所棲遲，賣以金鳳釵購得住宅一區，賦詩以紀之》云：「仙人已化雲間鶴，華表何年一再回。亡肉含冤誰代雪，牽蘿補屋自應該。已看鳳翅凌風去，剩有花光照眼來。兀坐不堪思往事，九迴腸斷寸心哀。」可見太清奉命遷出榮王府的悲痛。太清搬出榮王府，初在養馬營（在北京阜成門內）賃房暫住，第二年纔買磚塔胡同宅（在北京西四牌樓大街西）居住。太清遷居府外，金啟琮認為「實因府中嫡庶間之不睦，太福曾惑於群下之離間，為護持嫡子載鈞故令遷出」。確實，太清也有詩詞表達對奕繪和妙華夫人所生嫡長子載鈞的

不滿。其《自先夫子薨逝後，意不為詩，冬窗檢點遺稿，卷中詩多唱和，觸目感懷，結習難忘，遂賦數字，非敢有所怨，聊記予生之不幸也，兼示釗、初兩兒》詩云：「仙人自登仙，飄然歸玉京。有兒性癡頑，有女年尚嬰。斗粟與尺布，有所不能行。」所謂「斗粟與尺布，有所不能行」，化用《史記·淮南厲王傳》中的《淮南王歌》：「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意謂嫡長子載鈞不容兄弟載釗。其《滿江紅》序云：「辛丑十一日為先姑斷七之期。前一日，率載釗、載初恭詣殯宮致祭。月之九日，長子載鈞由南谷遣騎傳諭守護官員及廚役等：初十日不許舉火。予到時已近黃昏，深山中雖有村店，因時當新年，便餅餌亦無買處。有守靈老僕婦熊嫗不平，具菜羹粟飯以進食。嗚呼！古人有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誠所謂也。遂填此闕，以記其事。」所謂「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謂兄弟不和，太清用此語比喻長子載鈞在王府掌權，不能容納庶出的兄弟載釗、載初。

顧太清「奉堂上命」遷出府外，還引出她與大詩人龔自珍（字定盦）有婚外戀情的傳聞，這就是有名的「丁香花案」。顧太清於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十月二十八日搬出太平湖府邸，龔自珍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己亥四月倉皇出都南下，南返途中他寫有自敘性組詩《己亥雜詩》，共三一五首，其中第二〇九首云：

空山徙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綉衣人。

詩末自注云：「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著名詞曲家冒廣生（一八七三—一九五九）「少時聞

外祖周季貺先生言太清遺事綦詳，並且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從後齋將軍（溥侗）假得太素所著《明善堂集》，嘗刺取太清遺事賦六絕」（風雨樓本《天遊閣集》前識語），最後一絕云：「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來。人是傾城姓傾國，丁香花發一低徊。」詩的第一句下自注云：「邸西為太湖，邸東為太平街」，見太素《上元侍宴》詩注。」第二句下自注云：「南谷在大房山東，太素與太清葬處。」冒廣生此詩的首句言太清生前之居住地，第二句言太清死後之葬地，第三句的上半言其美貌，下半取「再顧傾人國」之意，關合其姓。第四句寫太湖府邸的丁香花。這樣就把龔自珍的詩與顧太清聯繫起來，隱約點出二人有戀情。因為龔自珍詩中的「城西閬苑」、「朱邸」，即太湖的奕繪府邸，而顧太清又喜穿白衣，所以「縞衣人」即指顧太清。冒廣生的詩是根據小時聽到的傳聞和龔自珍的詩而寫，應該說這箇傳聞在當時就沸沸揚揚，太清也可能因此而被迫遷出太湖府邸。

對於這一冤案，顧太清當時就用「亡肉含冤誰代雪，牽蘿補屋自應該」的詩句申訴。她用《漢書·蒯通傳》中「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將婦逐之」，後來在家中找到了「亡肉」，兒媳纔得以昭雪的典故，表明自己像里婦亡肉一樣冤屈；又化用杜甫《佳人》中「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的詩句，表明自己所居房屋破敗卻沒有怨言。然而，更為糟糕的是冒廣生還把這一無稽之談告訴了小說家曾樸，曾樸又將其寫進小說《孽海花》中，演為「黑本疑案」。這一傳聞成為小說家言後，更是眾口喧騰。為此，冒廣生也後悔莫及，他曾在《孽海花》閒話》中說：「定盦集中《憶太湖之丁香花》云：「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憶北方獅子貓》云：「故侯門第歌鐘歇，猶辦晨餐二寸魚。」確為

太清作，然亦不過遐想。……不意作者拾掇人書，唐突至此，我當墮拔舌地獄矣。」儘管冒廣生也說龔自珍的詩「確為太清作」，然而卻是「遐想」，不是事實。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史學家孟森撰寫了《丁香花》一文，詳細考證此事的虛妄，指出「龔顧戀愛，無非他們捏造」。民國時期的才女蘇雪林也撰寫《清代男女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一文，指出「顧太清與龔自珍之戀愛，既根本不是事實，則太清是被誣的了」。儘管如此，但學術界仍有學者認為龔顧戀情是可信的。

顧太清奉命搬出榮王府後，曾向時任宗人府宗令的定郡王載銓申訴冤屈，由於載銓的幫助，事實得到澄清。太清曾作《金縷曲·上定郡王筠鄰主人》向載銓致謝：「雖有覆盆終解釋，此生恩擬向來生報。」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兒子載釗按定制被授二品頂戴後，太清得以搬回太平湖府邸居住。離開太平湖府邸將近四年，回到府中，太清觸景生情，百感交集，寫有《惜秋華·壬寅七月廿一重睹邸中天遊閣舊居有感》感喟道：「景如此，人非昔，向誰寄託？不堪四載重來，悵懷抱，情傷心惡。難著。對西風、淚痕吹落。」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朝廷把太平湖府邸改賜給光緒皇帝之本生父醇親王奕譞，另將東四牌樓馬大人胡同西口外大佛寺北岔的一座小的府邸賜給載鈞貝子居住。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六月，四十歲的載鈞病逝，因其無子，遂將載釗之子溥楣過繼為嗣並襲封鎮國公，顧太清就和孫子溥楣一直居住在大佛寺北岔的府邸。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十一月初三太清去世，享年七十九歲，死後葬大南峪（在今北京市房山區）。

顧太清學詞晚於學詩，大約三十六歲纔開始作詞，並且得力於丈夫奕繪的指導。由於她的聰穎靈慧，加上勤奮努力，其詞的成就超過詩，而且也超過丈夫詞的成就。然而，由於詞體「娛賓遣興」的傳統觀念以及女性生活圈子的限制，太清詞的題材較為狹窄，較少涉及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大多是自己與丈夫、兒女、閨友生活的反映，多為紀遊、詠物、賞花、題畫、聽琴等內容。作為一箇滿族女詞人，顧太清的詞特點鮮明：她有意師法宋人，以宋詞為法乳，廣泛汲取宋詞的養分。詞學家況周頤就指出：「樸實言情，宋人法乳」，「純乎宋人法乳，故能不煩洗伐，絕無一毫纖豔涉其筆端」，「太清詞得力於周清真，旁參白石之清雋，深穩沈著，不琢不率，極合倚聲消息」，「太清詞，其佳處在氣格，不在字句，當以全體大段求之，不能以一二闕為論定，一聲一字為工拙」（西泠印社本《東海漁歌》序）。況周頤從兩個方面論述了太清詞的創作特色：第一，師法宋人，特別是周邦彥、姜夔等，不染宋以後之積習；第二，她的詞之妙在體格而不在字句。

清代詞壇，作詞有不同的師法取向。如雲間詞派取法花間，推崇晚唐詞；浙西詞派崇尚醇雅，宗法南宋詞。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就云：「昔陳大樽以溫、李為宗，自吳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從之，當其時無人不晚唐。至朱竹垞以姜、史為的，自李武曾以逮厲樊榭，群然和之，當其時亦無

人不南宋。」顧太清學習漢族文化的填詞，則廣泛學習宋詞，兼取南北宋，偏取南宋。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在學習作詞兩年左右，顧太清編選了《宋詞選》三卷，至少收錄詞人五十二家，詞作一四八首，可惜沒有流傳下來。但她有詩題為《既選宋詞三卷，遂以詞中七言句集為三十九絕句》、《前年既選宋詞，集選中句得三十九截句，今掇其餘復成三十五首》，可知她曾集七言詞句為絕句七十四首，從其所集七言詞句下注明的作者名字來看，南北宋詞人都有，而以南宋詞人居多。集七言詞句為絕句，也是學習宋詞的一種方式，這樣就熟悉了宋詞的意象、意境、手法、風格等。儘管太清編選這部詞選，主要是想通過選詞的方式，有選擇地汲取前人詞作的精華，提高自己的詞藝，然而，顧太清卻成了中國詞史上第一個既創作詞，又編有詞選的女詞人。此外，太清還有不少鍼對宋代詞人的效體用韻之作。其詞集《東海漁歌》中有和黃庭堅、姜夔、劉一止、周紫芝、柳永、張孝祥、張元幹、周邦彥、吳文英、蔡伸、李清照等十一人的詞，還有用周邦彥、姜夔、吳夢窗、柳永、張先、蘇軾等人所用詞韻填的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著名學者蘇雪林認為顧太清和宋人諸作「其魄力之雄厚，氣度之醇雅，措詞之新清秀麗，甚至突過原作」。

況周頤謂「太清詞得力於周清真」，指顧太清作詞師法周邦彥，形成典雅清麗的風格。周邦彥的詞，含蓄蘊藉，渾厚和雅，具有寫戀情而不浮豔，賦離愁而不輕俗的雅致品格。顧太清的《惜花春起早·本意》，被況周頤稱為「直入清真之室，閨秀中不能有二」。其詞云：

曉禽鳴，透紗窗，黯黯淡淡花影。小樓昨宵聽盡夜雨，為著花事驚醒。千紅萬紫，生怕他、隨

風不定。便匆匆、自啟繡簾看，尋遍芳徑。

階前細草濛茸，承宿露涓涓，香土微溼。今番為花起早，更不惜、縷金鞋冷。雕欄畫檻，歸去來、閒庭幽靜。賣花聲、趁東風，恰恰催人臨鏡。

所謂「直入清真之室」，就是指具有周邦彥詞含蓄蘊藉、典雅渾成的風格。顧太清此詞，寫情婉約，言辭勁健，擺脫了清代詞壇存在的纖弱浮豔之習，也超越了一般閨秀詞的「小慧」和「纖佻」，清麗典雅，格調高妙。

張炎《詞源》云：「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美成詞祇當看他渾成處，於軟媚中有氣魄，採唐詩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長。」沈義父《樂府指迷》也謂周邦彥作詞，「下字運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二人都指出了周邦彥善採唐人詩句入詞，而且與詞的意境融合一體，顯得「渾成」、「渾厚」。所謂「渾成」、「渾厚」，也就是周濟所說「還清真之渾化」的「渾化」，指章法謹嚴，渾然一體，結構上不見堆砌、斧鑿之痕，具有完整、和諧的氣象和韻致。周邦彥的《西河·金陵》就化用唐代詩人劉禹錫《石頭城》、《烏衣巷》以及古樂府《莫愁樂》諸詩的句意，極大地豐富了詞的內涵，而又流貫自然，渾然天成。顧太清作詞取法周邦彥，也仿效其融化唐人詩句入詞。這可謂一舉多得，既學習了唐詩，又練習了填詞，還顯示出博學精巧。在太清詞中，融化唐人詩句、意境的詞不少。如其《浪淘沙·登香山望昆明湖》上片「碧瓦指離宮，樓閣飛崇。遙看草色有無中。最是一年春好處，煙柳空濛」，就化用了韓愈的《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其《金縷曲·題姚珊珊小像》所云「何處春風面。

畫圖中、雲鬢髮髻，羽衣輕軟。似有遊魂招不得，難寫寸心幽怨。絲不盡、春蠶在繭」，就化用了杜甫《詠懷古跡五首》其三中的「畫圖省識春風面」、李賀《致酒行》中的「我有迷魂招不得」、李商隱《無題》中的「春蠶到死絲方盡」等詩句。顧太清這類化用唐人詩句的詞，不露痕跡，自然貼切，氣象渾成。

況周頤謂太清詞「旁參白石之清雋」，指顧太清學習姜夔詞的清空騷雅，形成了自己格高意遠、清剛淡雅的詞風。姜夔的詞，以清剛勁健之筆，淡雅素淨之語，描寫文人士大夫高潔清雅的意趣，很少有世俗的香豔煩雜，也很少有壯懷激烈的情懷，清空之中帶有一種清剛峻潔之氣。正如郭麐所評：「一洗華靡，獨標清綺，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靈，聞其聲者，人人自遠。」（郭麐《靈芬館詞話》卷一）顧太清也效法姜夔用健筆寫幽情，其詞也有清剛峭拔的神韻。如前引《惜花春起早·本意》的清剛幽雅。再如《廣寒秋》寫清冷幽靜的境界：

禪房寂靜，蒼苔濃厚，冷澹斜陽陰裏。去年曾到又重來，正幽徑、黃花開矣。冷風輕颺，

旗檀香鬻，悅可眾心歡喜。一杯清茗話西窗，漸薄暮，鐘聲初起。

姜夔尤擅寫梅，其《暗香》、《疏影》善於突出梅的香冷神韻，以表現高士孤潔清逸的風神。顧太清寫梅也取法姜夔，遺其形貌，取其神理，突出其韻勝和格高。如《被花惱》：「疏枝老幹自橫斜，開滿冷花冰蕊」，又如《柳梢青》：「冰姿不同凡葩。照流水、清心自誇。冷澹花光，朦朧月影，深院誰家。」

顧太清作詞師法姜夔的清空騷雅，使自己的詞擺脫了淺薄俚俗和浮豔軟媚，也沒有雄豪粗率，形成了格高意遠、雅致清靈的風格。

除了師法周清真、姜白石，顧太清還學習、借鑒李清照詞的語言，形成其詞典雅清麗的語言特色。作為女詞人，顧太清對李清照特別傾慕，不僅因為李清照的才華和詞名，而且還因其與丈夫趙明誠閨閣酬唱的伉儷深情。顧太清有和李清照的《念奴嬌》（蕭條庭院）一詞而作的《壺中天慢·和李清照〈漱玉詞〉》，還有《金縷曲·芸臺相國以宋本趙氏〈金石錄〉囑題》一詞，顧太清在詞中稱揚「易安夫妻皆好古，夏鼎商彝細考。聚絕世，人間奇寶」；稱贊阮元搜集校訂趙明誠《金石錄》「前人物，後人保，芸臺相國親搜校」；特別贊賞阮元為李清照改嫁張汝舟之事辨解：「賴有先生為昭雪，算生平、特記伊人老。千古案，平翻了。」

李清照作詞工於造語，極為人們稱賞。王士禎就說：「『綠肥紅瘦』、『寵柳嬌花』，人工天巧，可稱絕唱。」（王士禎《花草蒙拾》）胡仔也謂「『綠肥紅瘦』，『此語甚新』」（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六十）。顧太清也非常欣賞李清照這些新穎工巧的詞句，並在詞中有明顯的效仿。如《滿江紅·和張元幹〈蘆川詞〉》中的「綠慘紅愁」，《蟾宮曲·立春》中的「柳寵花嬌」，《壺中天慢·和李清照〈漱玉詞〉》中的「柳悴花憔悴」，《陽臺路》中的「柳愁花暖」等等。

李清照作詞善用疊字，以加強感情的渲染。其《聲聲慢》（尋尋覓覓）中的疊字運用，最為人們稱道。況周頤《漱玉詞箋》引《玉梅詞隱》云：「《漱玉詞》屢用疊字，『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

戚戚」，最為奇創。又「庭院深深深幾許」，又「更接殘蕊，更燃餘香，更得些時」，又「此情此恨，此際擬托行雲，問東君」，又「舊時天氣舊時衣，祇有情懷不似舊家時」。疊法各異，每疊必佳，皆是天籟，肆口而成，非作意為之也。」顧太清對李清照作詞運用疊字頗感興趣，雖然顧詞中没有像「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這樣的疊字，但有意仿效「更接殘蕊，更燃餘香，更得些時」這樣的疊字卻不少。如《喝火令·戊申新秋望日偶成》中的「惱煞嗁嗁，惱煞攪人眠，惱煞幾重花影」，《喝火令·己亥驚蟄後一日》中的「一路瓊瑤，一路沒車痕，一路遠山近樹，妝點玉乾坤」，《太常引·玉簪》中的「碧雲院宇，碧紗窗戶，碧水更清柔」等等。

儘管李清照在《詞論》中提出詞的語言要典雅渾成，但在作詞時也兼用淺近生動的語言。所謂「易安體」，即「以尋常語度人音律」，「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她常把典雅的語言用得自然，把淺俗的語言用得雅致，兩者相融，別有風致。像《轉調滿庭芳》開頭三句「芳草池塘，綠蔭庭院，晚晴寒透窗紗」就很雅致，結尾三句「如今也，不成懷抱，得似舊時那」就很淺俗。其《聲聲慢》中也有很多淺俗的語句，彭孫遜《金粟詞話》就云：「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閨情絕調。」顧太清也有意師法李清照詞的語言特點，如其《白蘋香·贈聞詩室女士錢淑琬》中「見面猶如舊識，知名久矣重逢。一湖秋水簇芙蓉，玉樹幽蘭相共」四句，前兩句的淺俗和後兩句的雅致融合渾成。又如《江城梅花引·雨中接雲姜信》：「故人千里寄書來。快些開，慢些開，不知書中安否費疑猜。別後炎涼時序改，江南北，動離愁，自徘徊。」這首詞的語言，淺近平易，樸素明快，具有